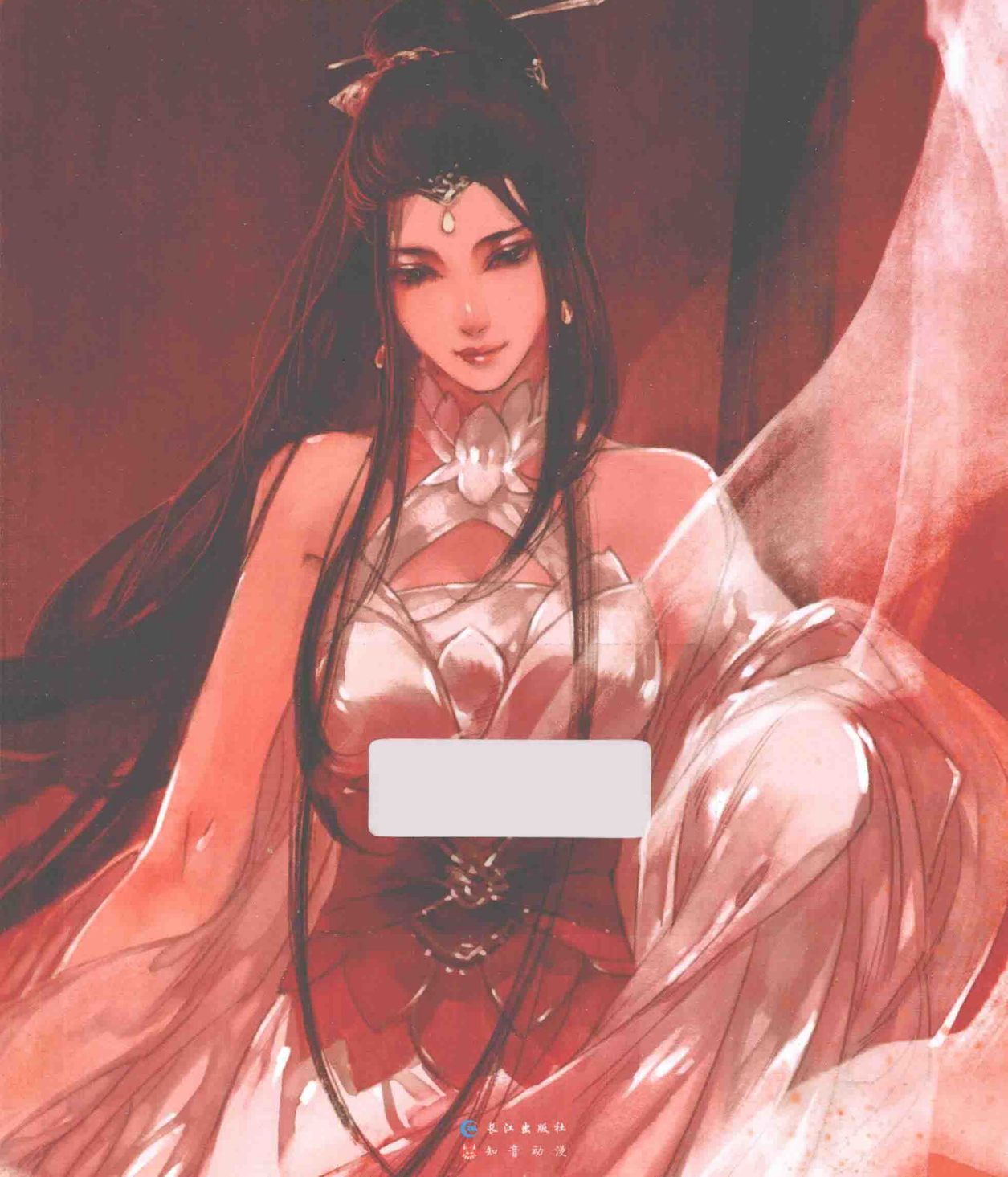


九州志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浓情 VOL.027 江南 主编





地理志·异魅怪谭 XI
总第027辑

作者：江南 主编

责任编辑：陈辉

出版：长江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编：430010

邮箱：cjpub@vip.sina.com

总监制：李靖

特约监制：杨严 熊嵩

特约策划：张鹏

特约编辑：徐岩 刘苗苗 杨序喧 狄萌 由宾 李静淳

装帧设计：李修全 李婕

封面图：龙莲

封面绘制：伊吹五月

投稿邮箱：tougao@novoland.com.cn

投稿信箱：北京100036信箱44分箱

北京编辑部电话：010-67568861

官方网站：<http://www.novoland.com.cn>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egendofnovoland>

腾讯微博：<http://t.qq.com/NOVOLAND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志·第27辑 / 江南主编.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3. 08

ISBN 978-7-5492-2111-0

I. ①九…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5192号

联合出品：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

邮编：430077

运营发行：长江出版社

发行热线：027-68890692

印刷：深圳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1

字数：300千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492-2111-0

定价：15.00元

本读物由九州志工作室委托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电子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端、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或授权使用。

地理志

異鬼恠譚

XI

Thantasmal Novmeron XI

Written by ISOTONE/青蓉

Illustrated by TRYLEA/帝陆狮/蒸汽男孩/蚂蚁

我是在熙园的旧宅里发现这本无名之书的，看见的时候灰尘堆积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扉页，封面没有任何字，书名或者是谁的作品，一律没有写下。

唯有书中一幅幅的山水图画技法精湛，皴法宛若当世大家。

字句的墨迹，页页的画作，都不由让人想象一个无名的旅人，背着自己的行囊，走过西陆的葇沼和北陆的荒原，在宁州的青森听风中的鸟鸣，乘船在海市里闻见异香飘散。还有那些掩埋在月光里的暗夜传说，深夜里细细的低语，佻鬼熟悉的面容和僵硬的行动，又让人夜半读来，心生畏惧。

如果一个人看过世上所有的风景，听过久久搁置的刀剑在暗夜的鸣鸣，对他来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一定很稀薄吧？真羡慕啊，那些鬼魅与人暗夜同行的时代。



Illustrated by TRYLEA

灭火旧城

缘起 ORIGIN

从羽族的都城青都“齐格林”顺着三寐河而下，跟随三色河水的牵引，越过无数芦苇荡和河汉地，就能到达宁州最大的海港——灭火。灭火怀抱洄鲸湾秀丽的风景，花岗岩的点点反光映着城墙外无边的湛蓝大海，白帆穿梭忙碌，从山顶望去，景色辽阔而迷人。

由于地形所限，宁州对外的交流多为海运，这让身为枢纽的灭火城变得格外忙碌。一方面，所有的货物都要从此处吞吐；另一方面，它也要提防着试图从洄鲸湾由水路侵入青都的潜在敌人。灭火像是一座堡垒，背后靠着维玉山脉，花岗岩铸成的坚固城体与城墙宣告着这座宁州南方的门户港口并不可能成为一处军事弱点——比起高高在上的传统树屋城市，和灌满雾气的迷障山谷，坚固的城市本体显然脚踏实地得多。

历史 HISTORY

虽然花岗岩城体有万般便利，但是最初的时候，灭火城却并不是因为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才选用花岗岩的。花岗岩的港口是灭火旧城的墓碑，压住了早就被吹散的历史残灰。

曾经的灭火城，是一座树荫浓郁的空中城市，它甚至不是紧邻洄鲸湾而建，而是像羽族卷册中记载的那样，在周围被山谷包围的高山之上，高大的落叶乔木在秘术的帮助下耸然拔起，纯木质的树屋架立在枝杈叶片间，影影绰绰。城市中最高明的秘术师向山谷中吹入终年不散的雾气，将城体乃至山

体整个掩盖起来，从远处看去山上什么都没有，回过神来，城市却已在头顶，从雾气中露出高高翘起的屋角。

或许是因为没有政治的掺杂，灭火有着比青都还要浓郁的羽族氛围。这里的居民平静而悲世，他们信仰命运与天空。在城市的最高点，用于祭祀的楠树不知道已成长了几千年，宽大的树冠下足够站上灭火城中的所有居民，羽族男女每日穿过纠结着穿出地面的气生根赶往树心处祈祷，在独木成林的楠树荫蔽下，一切外事，皆与他们无关，他们每日向天空诉说自己心中的困惑，求卜命运的轨迹。

在这座城市之中，地位最高的甚至不是城邦主人，或者最高贵的贵族家族，而是世代守卫着楠树的家族。这个家族也并不是从权力或是金钱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只是他们负责每日的祈祷，自然而然得到了住民的尊敬。每年灭火的司祭们都要从楠树树心处——中心处一块心脏形状的凸起中，汲取芬芳的树汁。只要用箭头轻轻一压，这种香气浓郁的汁液便会顺着枝干的纹理流淌出来，像流下的泪水一般。这芬芳的汁液被称为博盖斯提，意思是“天空的眼泪”，灭火的住民们相信，是天空对世人的悲悯凝集在楠树的中心中，司祭用这种汁液提纯出的香料卜筮出的结果，就是天地宿命真正的方向。

每年第一个满月之夜，整个城市的人都会聚集在楠木的月荫之下，大司祭在树下缓缓将提纯过的博盖斯提滴回楠木的树心中，随着香气的蔓延，居民们手挽着手将司祭围在中心，唱起祈祷的圣歌。司祭在祈祷声中卜筮一年之间羽族的兴衰，卜筮的结果被当作“天空恩赐的命运”，送至羽皇身边，指引整个羽族这一年的兴衰。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平静而高洁的城市，也终没能逃出凡尘战火的洗礼。

蛮族与羽族边境的摩擦终于引来了战事，那是贡朝时期，蛮族和羽族绵延时间最久的战争。

蛮族在和羽人的对战中很快发现了羽人在林地战争中的优势，于是成批放火焚毁宁州林木，蛮族的骑兵在泛着树木余烬味的荒原上不断推进，终于连同厌火城一起焚毁得一丝不剩。这段时期史称“烟霜十八年”，森林燃烧的浓烟在宁州上空笼罩了十八年。大火退尽的土地如戈壁般荒凉，树屋、森林、民居、祭祀，厌火城几千年的宿命随着这场大火同赴终结，在炭灰残余的地面上，再无任何植物可以生存。当席卷宁州西部的大火烧到厌火城下的时候，厌火城的司祭在博盖斯提的香气萦绕下，下达了最后的撤离指示。城市的居民被迫从这座他们世代居住的城市里离开，眼看红色的火舌燎着他们旧日的居所。“我们终将归来，厌火终将于风烟之后重生”。这是司祭们最后的谕令，也是最后的希望。

“烟霜十八年”期间，羽族自身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动摇。最开始蛮族烧毁树林的狂野进攻方式已经让羽族军队有些承受不住。他们无暇顾及在战火中被毁灭的城市，只能竭力先将战局稳定下来，一方面将正规军化为海盗，巩固海防，另一方面让“鹤雪”有计划地参与蛮族将领的刺杀计划，这才勉强挡住了蛮族的攻势，此时已经距“烟霜十八年”有数十年了。然而，蛮族骑兵还没有退尽，华族就紧跟着发现了羽族土地上的优厚利益，华族毫不犹豫地撕破了贸易条约，也对羽族扬起了战旗。

华族与羽族之间的摩擦，在华族几乎占据了整个澜州时终于平息了。几十年间忙于双线交战的羽族终于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时间。他们需要恢复主要城市的建制，以及随着战火熄灭的贸易之光。厌火的重建很快被提上了日程，毕竟从青都齐格林，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路，许多货物最后都要从洄鲸湾的港口进出。

那时羽族刚刚失去了澜州，屈居宁州的耻辱敦促着当权者，他们至少应该把厌火城恢复成一座彻底的羽族城市，高傲的心不允许他们以东陆的建筑方式为最南方的门户。但此时的厌火仍然是一片焦土。其实整个宁州西南方都仍然是焦土，而且已经荒废了数十年，此时的羽朝连哪一块焦土是厌火原来的城区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更不用说城市细节。这片土地上再也不能种活任何树木，即便是能，了解厌火的住民绝大多数已经命丧火海，有幸存活下来的，也几乎都搬离了，羽朝不可能复活这座无人了解的标志城邦。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最贴近洄鲸湾的地方开始建立一个新的花岗岩港口，仍叫它厌火。

也有人质疑过，以厌火司祭的下筮实力，预见“烟霜十八年”的同时不可能没发觉这场让城市乃至整个宁州森林断绝的灾祸，为何在当年送至羽皇处的卜筮书卷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厌火毁城的预言。也有了解厌火旧民的人这样解释，即便发现了即将到来的终结，恐怕这座城市的住民们也未必会选择抵抗，而是会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厌火新城建立。

厌火新城依然拥有秀美宁静的海滨风景，但是却没能延续以往的城镇气氛。厌火城的组织方式彻底与其他的羽人城市一样，最高权力者是城邦主人，但是因为权力总是可以抢夺的，贵族们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普通

的住民按照血统的高低被划成三六九等，贵族生活在城中的高处，随手操控着城里的贸易，而无翼民只能生活在城市的最外围，他们在成堆的货物或者垃圾之中取暖，不到天明又被进港的货船惊醒，继续进入一整天的辛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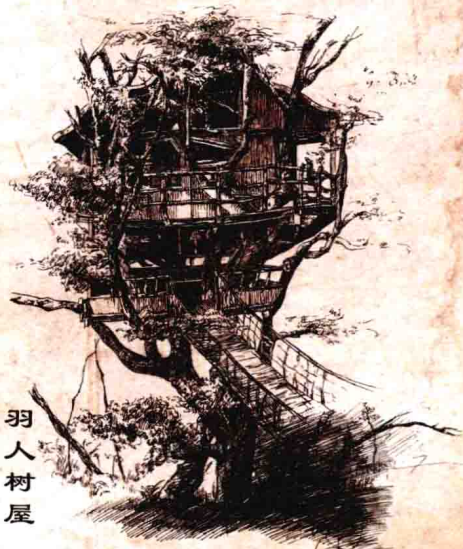
曾有民族学者追寻着厌火旧日的传说来到这里，但是没有人相信这里曾经是一座能指引整个羽族命运的宿命之都。此时的厌火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最接近于东陆城市的一座港口堡垒，生活在巨大压力和负担之下的平民每天在码头做苦力，却没有余力祈祷，因为徘徊在他们背后的鞭子甚至不允许他们抬头看看他们本应信仰的天空。

天空泪 SKY'S TEAR

虽然厌火城已经不复往日，但是信仰的传承如同隔不开的香气，斩不断的雨水，只剩一丝，也会跟着时间流传。

厌火新城中尚有一些人家是厌火旧城的遗民。即便已经没人相信关于厌火旧城的博盖斯提的传说了，他们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曾经的厌火城一定仍然活着，就在维玉山脉中，等待着自己的复活。他们就像是一个街坊间的笑话，生活在城市最低贱的地方，却信誓旦旦地宣称着厌火旧城曾经的繁盛，甚至还宣称自己是当初司祭的后人。可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就算他们真如自己所说，曾经辉煌高贵，也不过为如今窘迫的生活再增添一些不平之气罢了。

能作为身份证明的东西早已经遗失在逃亡之中，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说服别人的物证，甚至传过几代以后，连亲眼见过旧城的人证都不在了，但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寻找厌火旧城的遗址，为此他们每代都耗尽



羽人树屋

Illustrated by 蒸汽男孩

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富。“寻找到旧日的城市，而我们将成为它的拥有者。”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笼罩了整个家族，而当他们越发落魄，就越发将希望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之上。

然而整个被焚烧过的森林，已经成了焦黑一片的焦土，甚至在靠近瀚州的地方，彻底成了一片荒漠，这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西南戈壁”的地方。在完全没有地标，仍旧呛人的雾气弥漫，到处都是完全炭化的树木残骸中，想要找到灭火城的旧址，还要发现它复生的迹象，简直难如登天。有的时候，这个家族中的探寻者相信自己已经真的走到了灭火城的旧址上，却也看不到任何青翠的事物，只能在“灭火城的复生还没到时候”和“预言是错误的”当中选择一个相信。

在整个家族中，从来没有谁像汤明这样迫切地想要找到灭火旧城存在的证据，因为汤明爱上了贵族的女儿。在等级森严的羽族社会，一般的平民是绝对不可能与贵族小姐相遇的，但是汤明不同，汤明家里传下来的住宅仍在上城区，但是没有贵族真正承认他，窘迫的经济状况也让他只好去下城区找一个平民的工作——码头苦工。他是全灭火唯一一个住在上城区，却要每天去下城区做苦工的人。仅仅是面对周围人的眼光，还不足以让汤明沮丧，但是当他和自己心爱的姑娘谈婚论嫁的时候才发现，对方的家庭根本没打算真正接受他，因为他是一个无法证明自己传承的“贵族”，或者说，对方的家族根本不愿意相信这点。

绵延在家族血脉中的冒险精神占据了他，汤明决定像他的祖先们一样，跟随着代代相传的描述离开这座花岗岩港口，去找灭火旧城的遗址，证明自己确实是对的，证明自己的出身确实高贵，也或许，当他带着一个城市的财富归来，就能够改变一切。

汤明出发之前，连同唯一能将他与平民区分开的宅子都一并卖了，他带着所有财产换来的干粮，和爱人眼光里无尽的期盼独自走进了维玉山脉中那一大片焦黑的土地。他的线索只有一个：灭火城像所有羽族传统城市一样，建立在一座被山谷围绕的山上。

汤明在维玉山脉中徘徊了几个月，即使粮食消耗过半，他也没有丝毫回头的意思。他还清楚地记得贵族们对他的羞辱和质问：“家族生发之地都无迹可寻，等同谎言。何来贵族之说。”一直走到粮尽水绝，汤明才彻底昏死在树林中，直到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嘴里仍在念着自己要找寻的证据，“楠树心，天空泪”。

如果不是一场大雨浇透了整片大地，恐怕汤明就会命丧山中了。他睁开眼睛时，鼻子嘴巴里都是炭灰和泥水的味道，面前焦黑的树干残骸挡住了他的视线，但是在望不到边的焦黑之后，居然隐约有片葱翠的绿色。这怎么可能，明明方圆数百里都已是死去的焦土了。他拼尽全力站了起来，拖着身子往那绿色所在的地方跑去，他好像看见，在这片被烧成焦黑的森林废墟上，一棵生机盎然的年木傲立其间。巨大的树冠足以遮蔽数百人，气生根系从土地之下顶起，和枝条上垂下的藤蔓相缠绕，独木成林。

这就是灭火的楠木！虽然未曾见过，但是血脉中的直觉还是让汤明马上辨认出这里就是灭火的遗迹，他兴奋地拨开挡路的树枝，直奔楠木中心处，想要核实自己的想法。没有错，树干的正中间有一块凸起，就像是一颗跳动的心脏，那是灭火曾经的标志——楠树心。

汤明用随身携带的箭头从树心中取出了汁液，他匆匆记下了方位距离，就向山外赶去。他一心想着去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家族的坚信并没有白费，他们是正确的，灭火旧城就在那里！

汤明在灭火苏醒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月余，他的爱人告诉他，若不是他还强撑着一口气，恐怕根本救不回来。他激动地向所有人诉说自己是在维玉山脉中的见闻，当他拿出他带回来的博盖斯提时，所有人都吃惊了。不仅是因为这东西价值连城，更是因为，汤明带回来的并不是直接从树心中采集出来的样本，而是经过高度提纯的产物——能大幅激发卜筮秘术的珍贵香料。灭火旧城一定存在过，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明。

博盖斯提为汤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他又精明地用这笔钱做了一次明智的投资，从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证明了自己的家族传承，也顺理成章地迎娶了自己心爱的人。发家后，他不停地差人去找寻当初找到的那棵楠木，一直找了近十年，都再也没有回讯。汤明变得越来越消沉，开始闭门不出，缠绵病榻，甚至每夜都被噩梦惊醒，跪在月光之下，念着长长的忏悔文。

在妻子不断的追问下，汤明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心事，一直折磨这位灭火的巨贾的，是无尽的愧疚。汤明说，天空泪不仅对卜筮很重要，更是楠树的生命之泉。按照家族传下的口讯，寻到天空泪，再配以秘术，整个灭火旧城就能恢复生机，灭火曾经的信仰复生，则家族覆灭而无憾矣。在月色下，汤明跪在地上，泪水不停滴进土壤里。“可是我却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的一时冲动，将天空泪用作了起家之本。是我亲手毁了家族代代追寻的梦啊！灭火的命运，因我一人又一次断绝了。”他的妻子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默默望着他。

三个月后，汤明的妻子吩咐下人准备好车马，带着汤明出了门。他们沿着汤明曾经走过的路线进入了维玉山脉，一步步地靠近汤明曾经找到天空泪的地方。

愧疚与恐惧一起爬上汤明心头，他害怕面对本应被绿荫笼罩的焦黑地面，紧紧咬着唇。妻子亦是一路沉默。这路与以往不同，炭黑的树枝残骸少了许多，枝杈之间的空隙足够车马通过，车轮与细碎的燃烧残骸相互挤压，发出轻微的叫嚷声。

车辙的声音被整齐的叫喊声掩盖了，马车停下，汤明有些踉跄地走下了车。就在焦黑的土地之间，数十个年轻人喊着号子拖着木材穿梭，他们中的很多本来都是灭火中的苦力，无翼民或者游荡过来的人类，甚至还有贵族家的孩子，他们都是听说了汤明的经历，一样想依靠天空泪发家所以进入山林的年轻人。几座简陋的住宅在焦地中心围绕着中心一棵尚未完全成型的树苗散落着，不分高低，制式无二，一如传说中围绕着司祭挽手祈祷的灭火旧城住民。

大雨在瞬间落下，就像是当初在林中唤醒汤明时的那般，击打在他满是泪的脸上。汤明如释重负地跪在地

上，将头埋进了焦黑土地之中，闻起来比那时多了几分有生机的腥。抬起头，眼前一处水滴正巧冲刷净一块轻尘，一片嫩绿的细芽已经展开。

厌火从未覆灭过，在这些不分彼此高低、聚居在森林中的年轻人身上，还残存着厌火当年求问天地己身命运时的纯净信仰。信仰与命运，哪是一场大火便可焚尽，或是因他一人一时之过就会断绝的呢。或许厌火旧城覆灭之前，大司祭亦是参透了这一点，才未在书卷中留下任何关于覆灭的笔墨。

我自然去看过了厌火旧城的遗址，说是旧城遗址，现在已经被建成一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了。不像空中树屋那样高高在上，也没有花岗岩港口一样的硬气刻板，倒是显得更平静淡然。

不过那一滴万金的天空泪，却没有人再找到过了。也许那仅有的一份，是天空为自己的信仰者准备的最后一剂恩赐吧。

杉右的海想

缘起 ORIGIN

九州最好的水手在羽族，而羽族最好的水手，在杉右。

羽族天生对星象洋流有亲和感知，更兼身体轻盈平衡力强，又有宁州——整个最上好的木材产地提供的木材造船，不考虑蛟人的海市，羽人水手就是九州各族能找到的最好的航海能手，羽族的木兰长船是最好的航行工具。而所有的羽族都会同意，羽族之中最好的航行能手，都在杉右。

杉右城，屹立在宁州东南海岸线上的“海盗城市”，是与整个宁州格格不入的种族杂居的自由都市。在这里，全然见不到宁州羽族按照血统高下泾渭分明的居住格局，羽人青翠的树屋之下，或许就是夸父褐色的石屋，甚至再往下还能看见洛族的坑道。除了城市中心地带保留了一片说不上很大的羽族聚居区还是完好的树林，其他的部分反而更像是东陆那些喧闹的华族城市，细节和气氛都几乎没什么分别，尤其是在那些杉右城里最重要的世家居住的街坊，砖石与木料结合的房屋用的都是好王好料，青砖灰瓦，镜面漆门，体面气派。越是细致，就越是深宅大院，一些大本钱的买卖商号也在这些街坊里有着像样的门面铺面，住家和买卖错落有致，相映成趣，竟颇有些东陆的气象。

在城市之中行走，不同身高、发色、瞳色的智慧生物同行于一片天空下，就连在羽族之中被视作下等贱民的混血无根民，也可以在杉右之中挺直胸膛行走，让城市的层次感十分丰富。当这些看似杂乱的事物拼凑到一起，便有了杉右自己的味道。

杉右城市的主体部分好像一把展开的折扇，扇柄向着海湾，扇面向着内陆，在海盗横行的年代，杉右就好像是一把被推开的扇子，缓缓地展开城市，平稳而不可阻挡地在原来的林地上推进，直到今天这副样子。

历史 HISTORY

羽族尊崇天空，向往高处，而向高处去，就需要强大的飞行能力。飞行，需要强大的力量与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撑，换而言之，就是强大的血统。

因此，羽族是注重血统的种族。在各个城邦上层之间，羽族中的“上等族群”互相婚配以保持血统的纯洁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因为羽族的飞翔能力，与血脉的纯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此让纯洁而高贵的血统延续下去，是整个种族的使命。

羽族当中精神力弱或有残缺以至于无法在展翅日凝结出翅膀飞翔的群族，被称作“无翼民”，是羽族中的下等族群。更等而下之的，就是和其他种族混血之后生出的后代了，他们完全没有具备飞翔能力的可能性，在羽族社会中遭尽歧视。这些人仿佛“无根之木，无水之萍”，因此被羽族称作“无根民”。

杉右城的建立，最早来自羽朝对于无根民的政策变化。

无根民，这些不能飞的族群，被当作宁州最下等的贱民，被禁止拥有土地、森林、草泽、河流和湖泊，和超过一定份额的财产，禁止从事体面的社会工作。实际上除了做苦工，他们没有任何出路，全无社会地位可言，逐步成为宁州羽族社会中庞大的底部阶层。但这也使得无根民阶层得以安定和稳固，一部分无根民成为贵族家的奴婢而获得较多的收入和较轻的工作，更有少部分无根民充实到管理大多数无根民的阶层中，成为羽族权力机构的一个下等分支。

得到安定，无根民的人口数量开始加快增长步伐，相较于精挑细选配偶的羽族上层，显然无根民的繁殖要快得多。日益增长的新一代无根民的大量闲置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羽族的宗教“元极道”所引领的司祭阶层和贵族王庭这两股力量绝大部分都逐步倾向于以暴力手段粗暴解决无根民人口问题，但这时候终于出现了来自羽族内部的不同声音——一位年轻的贤者，他名叫风越原，是北方贵族家的年轻公子，出身名门的他在秘术、宗教、艺术上的造诣极深，广博群书，涉猎广泛，历来是被看好的青年才俊。然而风越原拒绝奉行元极道所推崇的血统论，他相信和能自由地飞翔相比，自由的心灵更为重要。他在《命论》中论述说：“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羽族）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岂因血统素定分之？”整个风民城邦都震惊了，他们不能相信同类之中的优秀者，居然与下等的贱民同流合污，如果照这种说法，鹤雪武神岂不是和无根民没有区别？这怎么可能！然而风越原的著作在无根民之中不胫而走，在血统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风越原和他的支持者们却恰恰选择了与整个羽朝对立，为无根民争取利益。

经过漫长的斗争，风越原和他的追随者争取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结果：大量没有担任实际工作的无根民将获得前往建立一个新聚居区的机会。羽朝的权贵们在划拨这块土地的时候，倒是颇花费了一些巧思——偏北的海岸，面对浩瀚海洋的海浪冲击，没有任何遮蔽的深水海岸毫无抵御风浪的能力，完全不适合停泊船只，同时



Illustrated by 蚂蚁

这片土地还远离它南部的源河人河口之一的漂柏湾，相隔上百里，取水和灌溉条件不利。

的确是很用功的一份功课，没有海运就没有经济，没有灌溉就没有农垦。无商不富，无农不稳。这是限制这座无根民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

但很不幸的是，他们确实漏算了一个因素，也就是那位博学的贤者，风越原，他在为无根民说话之后，紧接着就做出了第二件震惊整个羽朝的决定——成为无根民们迁徙的引导者。这位博学者没费什么力气就带走了一大批他忠实的追随者。

贤者风越原带着大量的无根民，在羽族御林军的“保护”下长途跋涉，来到那片划归给他们的土地上，为首的羽朝官员当时背对着大海，面对着众人很随意地指着一棵最高的杉树说：“就这样，这棵杉树的右边划给你们了，不准过界。”

杉右，竟然如此草率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

风越原的博学和他对九州各族习惯和风俗的了解，成为杉右这颗城市的种子滋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杉右在拓展的时候，只要遇到巨大的杉木，便往往会绕开，保留几株乃至近百株，以方便表示对羽朝和羽族的归属和尊重，但实际上，往往越靠近城市外围，这样的制高点被保留的也就越大越多，巨大的杉木俯瞰着城市，也俯瞰着更加广阔的杉木丛莽。高耸的树木就那样兀自伫立着，散布在城市的天空中，好像林立的长矛，错落地点放着，与这城市浑然一体。

海想 MUSING BULWARK

尽管作为一座宁州最独特的城市，杉右始终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特色，但是它的活力毕竟源自它港口城市的身份，城市格局中最有特点的，始终都是那座特殊的海港。

杉右的水文条件不算好，甚至说极差也是可以的。

风高浪急的海面难得平静，就是海啸也是时常发生，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成为固定的港口。想来也是，贵族们划给无根民的聚居地，又怎么可能会是一块宝地。

然而就在这种地方，风越原建立了一座港口！

建立海港的思路来自贤者风越原，但施工的竟然是一大票辗转数千里聚集在一起的河洛和夸父们。羽族跟河洛的关系一直都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河洛们倒是并不在意羽族们的傲气，最多也就是宽厚地笑笑罢了，基本坐不到一起。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羽族们拿出来那些疯狂的想法真正打动河洛的时候。要知道，这些能在天上飞的生灵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那样特别，以至于他们偶尔拿出来疯狂计划时常能让河洛们兴奋得发疯，比如厌火城那巨大的灯台，再比如，杉右的海港。

当风越原的设计被他的追随者们散布给那些他们能找得到的河洛之后，每一个河洛都在他们的脑袋里反复推演着、想象着、规划着，然后他们就被这个疯狂的想法吸引，然后他们大部分都跪倒感谢真神的指引，然后拾掇行李工具，直奔杉右而来。

这个深深吸引了众多河洛的疯狂想法，叫做“海想壁”。杉右的外海叫做浪徊湾，海湾就是那么细小的一湾，直面着浩瀚洋，不但海浪凶猛，海风也格外有力，巨大的海浪的拍击下，海湾几乎是没有什么遮蔽，大船下锚也会跟在外海没有什么区别，除了那些冒死出海讨生活的无翼民渔夫，谁也不愿意在这里停船，况且远处宁州东北，过了源河河口百里，这一带实在是太过偏僻，本来也没有什么大船来。

而风越原的“海想壁”就是一道杉右的港口需要的屏障，一道巨大而奇特的防波堤。建造它的河洛们传说聚集了七十多个，他们在风越原的安排下开始了这份工作。

为了建造海想壁，大量的无根民被发动起来，羽族们还说服了几名高大的夸父参与工作，甚至风越原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羽族秘术士也参与其中。

海想壁的主体是巨大的石柱，浑圆光滑的表面和粗壮的形态。石柱都是用就地开采的巨大石料雕刻而成，但柱身上一环一环扣着的暗紫色石环，却是来自遥远的莫合山脉的主峰青髓山——羽族眼中最不祥的山脉，这似乎真的不只是为了材料的某些秘术特性，而是为了表示对羽朝的某种怨怼。石柱上镶嵌着用来自雪因湖的月白石组成的纹路，组成了带有强烈秘术引导力的效果，这不是某种单纯的主星力量，而是结合了岁正的规律、印池的水流乃至太阳的沉静效果。

当河洛们雕刻好带有星辰力量的石柱，就轮到夸父们出手了。这些身量巨大的夸父们，被称作“返野古”，也是各自族群中的异类。他们摆脱了单调、重复的夸父生活，是夸父之中难得对音律有所了解的一族。

“返野古”夸父们坐在海边，就如同大山一样巨大而坚韧，他们都是活了不知多久的夸父，体型随着年龄一直在增长。他们坐着聆听海浪拍击的声音，观察海潮涌来的势头，雕刻成形的石柱在他们身边摆放，就仿佛立在小山的边缘。在沉静地思考和感受之后，夸父们会猛地站起来，此时星辰的力量会在他们身周环绕，他们抬起身边的石柱，用尽全力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投掷。当高十丈的石柱接触到海底，插入其中，一根立柱就算是竖立了起来。整个海想壁的建立，用了两千多根这样的石柱。

海想壁的建立十分艰难，但当它真的被建立起来，而风越原和众多的秘术士冒着海风和海浪站在海想壁上启动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吟唱的时候，奇迹真的降临了，星辰之光照耀着海想壁，那些亘古不变的力量被吟唱借用，充斥在那些巨大的石柱上。

巨大的浪涛仿佛都在恐惧这一时刻，它们或许清楚，从此之后，自己便将被征服，因而发出巨大的咆哮声。然而海想壁上的秘术光辉，缓慢而坚定地联系在一起，如同一道墙一样，将波浪挡在了这巨大的防波堤之外。

海湾，宁静了。

当波浪打击在海想壁的石柱之上时，发出的再不是咆哮的声音，而是独特的悦耳之音。根据石柱的形状和插入海底的角度不同，浪涛打在不同的石柱上，就发出不同的声音。所有的声音和在一起，如同一首宏大而有序的歌。随着海浪不停地打来，歌声也每时每刻都在变换着声调，令人愉悦，令人宁静。

从此之后杉右海想壁背后的海湾永远都如此宁静、安全。海浪穿过这道留着无数空隙的海中墙壁，就会得到那些微弱，但是持久的秘术的影响，减弱、柔和，最后归于平静。

海想壁，就是要跟海一起思索才能得到安宁的意思。

随着工程的完工，大部分的河洛都离开了杉右，“返野古”夸父们却在杉右港住了下来。进入海想壁的第一刻，就能看见这些如小山一般巨大的夸父。他们成了海想壁的维修者和延伸者。最初立下海想壁的石柱，

并没被完全投注在海水之中。当某一刻，一个奇妙的和声在“返野古”夸父的脑中出现，这些小山就会站起来，抄起手边的石柱，将它砸进浩瀚洋，于是海想壁上便会从此多一个音键。随着时间推移，海想壁的和声越来越严密、容不下新的声音，于是这群夸父陡然起立的机会便越来越少了。

自从海想壁竖立以来，浪徊湾的巨浪就仿佛小猫一样顺服，再也没能干扰到杉右城。杉右也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城市。甚至在蛮族和羽族的“烟霜十八年”战争中，大量的羽族正规海军转成海盗，就是以杉右为基地。想来也是，杉右连外族都不排斥，又怎么会排斥羽族呢，即使他们曾经视无根民为下等阶层，杉右依然以它的包容，承托了这些快要走投无路的同族。

海想壁的最后一次咆哮，传说是在胤朝末年。沉寂了千年的石壁，一改平静悦耳之声，变得狰狞不安。同样高十丈的巨浪，仿佛从虚无之中出现，拍击在海想壁上，眼看堪堪就要越过这防波堤的顶。海浪在来回的激荡中互相拍打、破碎，形成漩涡，又旋即消失于无形。

准备出海的船只纷纷回港下锚，生怕出海便是倾覆的命运在等待。在千年之中都承载了巨浪拍击之力的海想壁，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未知的恐惧在港口弥漫，谁也不知道是否这防波堤在历经千年之后，已经太过老旧。若不是“返野古”夸父们仍旧如山坐立岿然不动，杉右的居民几乎就要瞬间崩溃。

此时海想壁内，逆着众多船只入港的方向，一艘长船越众而出。这艘船不算特别高大，也并不比其他船只更显得坚固，这份一往无前的气势委实令人击节赞叹，只是在行船人看来，在如此风高浪险之中，还要执意出海，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眼看不智的船只驶出了海想壁，瞬间被海浪带到几丈高的地方，只要摔下来，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局。然而咆哮声在瞬间消失了，海浪仿佛驯服的马匹一般，瞬间托着长船，高高移动着，远离了杉右，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有眼尖的羽人看见，长船的船头，站着个臂甲持枪的白发羽人，据说那就是羽族的“天武者”翼天瞻。而自竖立之日就再未出现过的咆哮，是为这位羽族的英雄，离开宁州的送行。

那是思索者沉寂许久的爆发。



大海的彼岸，
是英雄的征程，
波涛吹奏远航的号角。



Illustrated by 冷陌御

屹立不倒的守护之壁，
宁静思考须臾千年，
只为一刻的咆哮怒吼。

-THE END-

孤独，你得孤独一点才会变好。

——《我们就像海岛》钻咖

“狗老师，我用琴女辅助您吧。”进入被冰雪覆盖的召唤师峡谷前，钻咖老师在组队窗口里说。

“这次修改的开头怎样？”

“现在这版啊，线索还是不够连贯……”在等待复活的黑屏的漫长时间里，一个死编辑和一个死作者组成的送死下路双人组，就在英雄联盟的祭坛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稿子。

“你们在说什么！能不能好好打啊？别再送人头了。”上路的草丛从伦愤怒了。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死了没事干么？”

“别再送了吧求你们了，专心点会死么？”

“好的好的，没问题。”

三分钟后，DEFEATED的声音再次毫无悬念地从耳机里冒了出来。

基本上，这就是我和木难老师在《英雄联盟》这个游戏里的正常态了……死一段时间，聊一段稿子，再死一段时间，再聊一段稿子。在稿件一段一段成形的同时，家里的塔和基地也被对面一座一座地拿下直到最后DEFEATED几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上。当然在我看来，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功啦。难道复活时间里不谈稿件我们就不会死了么？别傻了朋友。

木难是钻咖的本名，在佛教中，指的是珍珠。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笔名，直到木难老师第一次到编辑部里才拨乱反正。那一天她穿得好似一个吉卜赛女郎，一条草绿色的围巾绕着脖子围了两圈，感觉拉上去遮住脑袋的话，去给人占卜毫无问题。

“对啊，我以前是专业抽塔罗的，靠这个过了两年呢。”木难老师如是说。

于是每月糊弄一个星座专题的伪神棍狗彻底败退了。

木难，资深神婆，游戏专题、游戏小说撰稿专精，“今之孟尝”，每日三千字活动发起者。平日里工作时，是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好手，严谨非常，到得创作起来，却又勇猛而文艺得令人叫绝。

木难老师的家学渊源深厚，一家三代著作等身，是不折不扣的书香门第。有次相邀我去府上，“我们家里书很多啦，你一定喜欢”。到得府上，在我对层层书架艳羡不已时，会有对着橙色书脊的一层书的解说幽幽飘来，“这些是爷爷参与翻译的”，喂喂，那不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嘛；“这本是父亲写的，写了很久”，砖头一样厚的音乐史，是得写很久吧。一圈书架看完，除了敬仰和羡慕，还是敬仰和羡慕。

“哦，这是家母养的猫，这只叫瓦格纳，那个比较亲你的叫萧伯纳。”

“萧伯纳，我是乔伊斯啊。”冲着这翻身挺肚皮任君抚摸的一见如故气息，我也得起个应景的好名儿不是？

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木难老师，果然也成了一枚作者，行事中却不见纤细矫情的一面，反而颇有豪侠风范。

于是“今之孟尝”这个称呼就成了猫藏和我的一致意见。古时的孟尝君蓄了三千门客，天下凡有一技之长之人都会倾心向慕，木难老师虽然不蓄门客，却也以超凡的组织力，用吃饭吃饭和吃饭，哦对了，还有《英雄联盟》这些活动，将诸多死作者死编辑死翻译集结起来，共同朝着每日三千字的目标发起冲击。咦我是不是提到了《英雄联盟》？这轱辘抬了别播啊。

算来每日三千字的活动也进行了半年有余，有志于此的创作者们也大多有所进益。只是偶尔问到当初想法，木难答道：“眼看写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聚在一起，互相激励，不是会好一些么？”

看来纵然写得花团锦簇，写作的人也还是经常被孤独笼罩啊。

我们就像海岛。在各自的小世界中遥遥相望，却隔着大海。所以写作终究是寂寞的人做的寂寞事。

但遇见木难才发现，隔绝的岛屿与岛屿之间，偶尔也会因为造山运动而撞到一起呀！

CONTENTS 目录

- 
-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XI ISOTONE/TRYLEA
- 002 地理志·厌火旧城 青箏/TRYLEA
- 006 地理志·杉右的海想 ISOTONE/帝陆狮
- 010 卷首语 ISOTONE
- 012 南柯一梦关山白 绯羽空空
- 014 星空秘藏·星辰之侍 mario
- 022 长夜幻歌·菩萨蛮 多多/官鬼
菩萨|苗疆|龙神
- 037 无尽长门II·亡歌【连载四】 唐缺/子虚郎
父亲|背弃|追忆
- 066 明珠泪 镜少白/MARGINATA
- 111 明珠|私奔|欺骗
- 072 楚道石传奇·夕食啖血录(上) 温雅/怀砚
坠星|帝位|兄弟
- 088 南柯一梦关山白 春十三少/官鬼
子鱼|入梦|铜镜
- 128 下月城 钻咖/非昂
泉眼|心愿|天门
- 141 轶事界 九伏
- 148 九州之星·巅峰对决 叶明珩
-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 169 胤周刊 麦荏
- 172 九州同学会 阿淳



南柯一梦关山白

Illustrated by 绯羽空
Written by 春十三少

很多年后，关山白才知道，
那段回家的路并不漫长，
跟他的人生比起来，
竟是如此短暂。
而那些浮生若梦的日子，
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待那梦醒的时候，
夕阳中轻歌慢行的白衣少年……
已不知去向何方。

历练扬名终至归山时刻。
凡尘若梦，皇家秘闻师门宿怨，
镜中似真，破尽杀机终空一场。
短暂朝夕，十年分别，何处梦醒？
春十三少古风幻想系列第一篇，
《南柯一梦关山白》重磅起航！

春十三少，
言情小说作家，也涉足悬疑和幻想
题材，晋江长年驻站，拥有死忠读
者一批。
双鱼座，个性感性而沉着，热爱旅
行，热爱阅读，本职工作为一名外
企法律顾问，现居上海。
已出版作品：《爱与乐的彼岸》《AB
日记》《爱的替身》《白羊与狮子》《晴
天旅行团》《最后一束米迦勒雏菊》。

星空秘藏

星辰之侍

Illustrated by mantio
Text by 紫澜羽

“在他的年代里，
他是唯一洞悉了星空奥秘的人，
却可惜没能在星空里看见自己。”
——“天演者”西门也静

“星辰之侍”古风尘，
皇极经天派创始人，
蛮族尊格尔台大汗王，羽族大司祭，
九州千年以来最伟大的星象学家，
没有“之一”。



那是宿命的相逢。
苦寻两百年后，
蒙眼的辰月大教宗古伦俄，
将手伸向这羽族的少年。
“来吧，孩子！
我们将分享这世界的广大深邃，
以洞察，以智谋，以力量。”



古风尘勉力睁开眼，
漫天星辰如同一幅地图，
给予必要的指示。
旷野之中浮现一线生机。

许是命运伟大之人，
便必须承受苦难。

那一夜，
他被羽族贵族所害，
抛弃在荒野，
挑断背筋、毁了嗓子，
仿佛一具尸体，
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

黑暗中，
命运的丝线在牵动。



“我必定不会在这里死去，
谋害我的，必将偿还，
而我一定会再见到你……云容。”

